



畅销百年的世界经典

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著
「美」布里尔 英译 斯良 史译

In the following pages I shall demonstrate that there is a psychological technique which will reveal itself as a psychological structure, full of significance, and I shall endeavour to elucidate the processes which underlie the strangeness and or cooperation it responsible for our dreams. This done, my investigation will be complete, and to solve the problem we must have recourse to material of a different kind.

I shall begin by giving a short account of the views of other writers on the subject. In the treatise I shall now have occasion to cite, as well as others, in spite of their diversity, have been expressed by other writers on the subject. This fact has led me to conclude that the views of writers on the subject listed at the end of the book, may claim to be more or less unanimous, and plenty of evidence of that follows below. Any of its supporters. The educated layman, of course, will be inclined to accept the view that it is only with reluctance that Sir John Lubbock (*Loose Ends*) and others, such as Arthur Speare, E. B. Tylor, and others who have completed the task of dream-interpretation that lies before us.

A coincidence of the dream of the dead man held in primitive times is that they took it for granted that dreams were related to the world of the supernaturals. It appeared to them that dreams were related to the world of the supernaturals, and it impressed them that produced in them, made them, of the associations and emotions which they experienced. In the text of Aristotle, which there is no reason to doubt, they are said that it is the human spirit, which has, of course, a kind of soul, in the dreams. The dream with some of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dream-life, for example, he knew the one to walking through fire and water, and the like, was not of the body, within the body, himself, as an impulse derived from the spirit which occupied him. As has been already observed, and it is well known, Aristotle did not ancient times to be using fire and water as symbols throughout the between the time of his death and the time of his burial.

The most recent work done on dream subjects has been among the ancients, to project an external world, but which is seen reality only in the memory of the dream, for in that memory the dream, as compared with the reality, is an error to suppose that the theory of the aspiration of dreams is that they are perfectly identified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dream, and the remains of the same predominating infrequently. There is a person, who in other respects are and co-operation with human society, of papers on the probable nature of philosophy, for example, see F. Schelling, is a distinct realization the mental and physical power of dreams, it is still difficult to delineate. This is indicated by the strong scientific thinker may feel that such to write strongly, either in a scientific or a popularized form, as yet does not progress in a definite direction, and from the very high new author approaches the same problems afresh, and from the very high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听 泉 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的解析：英汉对照 / (奥) 弗洛伊德著；(美)
布里尔，听泉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80688-916-9

I. ①梦… II. ①弗… ②布… ③听… III. ①梦—精
神分析—英、汉 IV. ①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37202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项 新

地 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网 址：www.tssap.com

印 刷：北京精乐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33.5

字 数：693 千字

版 次：2013 年 10 月第 1 版 2014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定 价：39.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TONGRENGE BOOKS
同人阁 图书

目 录

第一章 梦问题的科学文献（截至 1900 年）	(7)
第二章 解梦的方法	(10)
第三章 梦是愿望满足	(26)
第四章 梦中的变形	(33)
第五章 梦的材料和来源	(49)
第一节 梦中的最近印象和无关紧要的印象	(49)
第二节 作为梦来源的幼儿期体验	(62)
第三节 梦的身体方面的来源	(81)
第四节 典型梦	(92)
第六章 梦的工作	(114)
第一节 浓缩作用	(114)
第二节 移植工作	(128)
第三节 梦的表现手段	(130)
第四节 表现力的考虑	(147)
第五节 梦的象征表现：进一步的典型梦例	(153)
第六节 若干实例——梦中的算术和演说	(177)
第七节 荒谬梦——梦中的理智行动	(187)
第八节 梦中的感情	(208)
第九节 润饰作用	(225)

第七章 梦过程的心理学	(236)
第一节 梦的遗忘	(237)
第二节 回归现象	(249)
第三节 愿望满足	(259)
第四节 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梦	(272)
第五节 原发过程和继发过程——压抑	(281)
第六节 潜意识和意识——现实	(293)

梦的解析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奥]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著

听 泉 译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梦的解析：英汉对照 / (奥) 弗洛伊德著；(美)
布里尔，听泉译。—天津：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3.7

ISBN 978-7-80688-916-9

I. ①梦… II. ①弗… ②布… ③听… III. ①梦—精
神分析—英、汉 IV. ①B845.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137202号

出版发行：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出版人：项 新
地址：天津市南开区迎水道 7 号
邮 编：300191
电话/传真：(022) 23366354
(022) 23075303
网 址：www.tssap.com
印 刷：北京精乐翔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87×1092毫米 1/16
印 张：33.5
字 数：693千字
版 次：2013年10月第1版 2014年4月第2次印刷
定 价：39.8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
Acheronta movebo

(如果无法影响上帝，我就要搅动地狱。)

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

Flectere si nequeo Superos,Acheronta movebo

前　　言

1909年，G·斯坦利·霍尔^①请我到位于伍斯特的克拉克大学，作有关心理分析的首轮演讲。同年，布里尔博士^②首次发表了拙著的英译本，以后不久又陆续发表了其他拙著的英译本。如果心理分析目前在美国理性生活中发挥作用，或者将来发挥这种作用，这个结果的大部分就得归功于布里尔博士的历次活动。

他首译的《梦的解析》发表于1913年。从那以后，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对神经官能症的看法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本书问世时（1900年）对心理学作出的新贡献曾经让世界吃惊，基本内容现在仍未改变。即使根据我当前的判断，它也包括我有幸发现的所有内容中最有价值的部分。一个人有幸产生这样的洞察力，一生只有一次。

弗洛伊德
1931年3月15日于维也纳

^① G·斯坦利·霍尔（G. Stanley Hall, 1844~1924），美国心理学家，1882年他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建立了一座实验性心理实验室，创建儿童心理学，对教育心理学影响极大。

^② 亚伯拉罕·阿登·布里尔（Abraham Arden Brill, 1874~1948），奥地利裔美籍精神病学家，因翻译荣格和弗洛伊德的著作而闻名。

目 录

第一章 梦问题的科学文献（截至 1900 年）	(7)
第二章 解梦的方法	(10)
第三章 梦是愿望满足	(26)
第四章 梦中的变形	(33)
第五章 梦的材料和来源	(49)
第一节 梦中的最近印象和无关紧要的印象	(49)
第二节 作为梦来源的幼儿期体验	(62)
第三节 梦的身体方面的来源	(81)
第四节 典型梦	(92)
第六章 梦的工作	(114)
第一节 浓缩作用	(114)
第二节 移植工作	(128)
第三节 梦的表现手段	(130)
第四节 表现力的考虑	(147)
第五节 梦的象征表现：进一步的典型梦例	(153)
第六节 若干实例——梦中的算术和演说	(177)
第七节 荒谬梦——梦中的理智行动	(187)
第八节 梦中的感情	(208)
第九节 润饰作用	(225)

第七章 梦过程的心理学	(236)
第一节 梦的遗忘	(237)
第二节 回归现象	(249)
第三节 愿望满足	(259)
第四节 梦中惊醒—梦的功能—焦虑梦	(272)
第五节 原发过程和继发过程——压抑	(281)
第六节 潜意识和意识——现实	(293)

第一章 梦问题的科学文献

（截至 1900 年）

我在下文中将论证一种有可能解梦的心理技巧。运用这种技巧，每个梦都会自动呈现出一种充满意义的精神结构，并可能和清醒状态心理活动的某一特定部分有关。我还会进一步尽力阐明梦扑朔迷离产生的那些过程，并从这些过程推断出这些精神力量的特性。我们的梦就是这些力量之间的冲突或协作产生的。之后，我的调查报告即告结束，因为梦的问题会变成更加综合的问题，而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求助于各种不同的材料。

我首先要简述早期作家对这一主题的见解，然后再简述梦的问题在当代科学中的地位，因为在这个论述过程中，我很少有机会再谈到这两方面。尽管梦的问题谈论了几千年，但对梦的理解却没有多大科学进展。这一事实已得到论述该主题的早期作家的普遍承认，似乎没大必要引述各自的看法。读者会在本书末所列的著作中发现许多富有刺激性的观察报告，以及和我们的主题有关的大量有趣材料，但与梦的真实特性关系不大或毫无关系，肯定也解不开梦的任何谜团。当然，受过教育的外行对这件事知道的甚至更少。

史前时期原始人类对梦、对宇宙和灵魂观念的形成可能产生影响，这种观念是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只是我不愿意在这些篇章中论述这个问题。我会让读者去查阅约翰·拉伯克爵士^①（安维伯里勋爵）、赫伯特·斯宾塞^②、E·B·泰勒和其他作家的名著；我只会补充说，直到我们完成摆在面前的解梦工作，才能认识到这些问题和推测的重要性。

对原始时代持有的梦观念进行追忆，似乎成了评价梦的基础，这种评价在古代各族人中通用。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梦与他们信奉的超自然界有关，认为他们从鬼神那里得到了灵感。而且，在他们看来，梦一定会对做梦者起一种特殊作用，这些梦通常预卜未来。显梦和给做梦者产生印象的离奇变化，

^① 约翰·拉伯克（John Lubbock, 1834 ~ 1913），英国银行家、政治家和自然主义者。他以撰写大众科学读物而闻名，其作品包括《昆虫的起源与变形》和《英国的野生茶》。

^② 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 1820 ~ 1903），英国哲学家，他试图在其系列论著《合成哲学》中将进化论运用于哲学和伦理学。

确实很难使人对梦产生一致的观念，所以有必要根据其价值和可靠性，进行多种分化和聚合。古代个别哲学家对梦的评价自然是根据其重要性而定，因为他们愿意把这重要性归因于通常的预言。

亚里士多德的两部作品里提到了梦，他曾经把那些梦看作是心理问题。我们得知，梦不是神赐，不具有神性，而是源自魔力。因为自然确实是魔力，而不是神力。也就是说，梦不是超自然的显灵，而是受人类精神法则的影响。当然，这和神灵有密切关系。因为睡眠者处于睡眠状态，所以梦被定义为他的精神活动。亚里士多德知晓一些梦生活的特点。比如，他知道梦会把睡觉时的轻微知觉变成强烈感觉（“如果一个人身体的某一部分微微变暖，他就会以为自己正穿过大火，感觉很热”），这会导致他推断出，梦可能会很容易向医师泄露患者当天最初不易诊断的先兆。^①

据说，亚里士多德之前的那些古代作家，并不把梦看作是梦心灵的产物，而看作是梦源自神灵。我们将会发现，在评价有关梦生活时，古代显然就已经有了两种对立的思想倾向。古人把梦分为两种：一种是真实、有价值的梦，它为做梦者送去警告或预卜未来之事；一种是徒然无益、具有欺骗性的空梦，其目的是让他误入歧途或走向毁灭。

科学问世前，古人对梦的观念肯定与他们对宇宙的整体观念完全一致，习惯把这种观念作为现实性投射到外部世界，而这只有在心灵生活中才具有现实性。此外，这还说明了，梦醒后第二天早上的记忆给清醒生活留下的主要印象，因为在这个记忆中，和精神内容的其他方面比较，梦似乎有些陌生，实际上是来自另一世界。我们认为自己的时代没有人支持梦源自超自然理论，将是一种错误，因为在科学解释清除这些残余之前，除了仍然坚守一度盛行的超自然领域的虔诚神秘的作家，我们还常常发现，头脑相当清醒的人，虽然在其他方面反对任何空想之事，却虔诚地相信，在梦现象的神秘特性上存在和聚合超自然精神力量（哈夫纳）。某些哲学流派（比如谢林^②学派）对梦生活的正确评价，显然是古代盛行梦无可争辩神力的记忆再现；而对某些思想家来说，梦的预卜力量仍然是一个争论的主题。这是因为，由心理学努力尝试解释的事实，不足以妥善处理那些堆积的材料，持科学态度的思想家可能会非常强烈地感到，这些迷信的学说都应该受到批判。

要写一部有关梦问题的科学认识论史非常难，因为尽管在某些方面可能很

^① 希波克拉底在其名著的一章中讨论过梦与疾病之间的关系。

^② 弗雷德里希·威廉·约瑟夫·冯·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 1775 ~ 1854），德国理想主义哲学家，其关于自我、自然和艺术的理论对浪漫主义产生了影响，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存在主义。

有价值，但迄今为止，可以看出，仍然无法在一个特定方向有真正进展。至今还没有奠定核实结果，未来研究者可能会以此继续创建的真正基础。每位新作者会重新开始考虑同一问题。如果要把这些作者按年列出，纵览每位作者对有关梦的问题所持的看法，我肯定无法全面清晰地描述我们这一主题目前的认识状况。因此，我宁愿根据自己的处理方法，也不愿依赖各位作者；而在努力尝试梦的各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时，我将引用在这个主题文献里发现的材料。

但是，由于我没有成功把握这个文献的全部内容——文献分布广、并与其它主题文献相互交织，因此假如没有忽略根本事实或重要观点，我必须请读者依靠我目前调查的内容。

在后来的 1911 年德文版补编中，作者补充道：

我不得不为自己辩护，因为在本书第一次问世和第二版发表这段时间，我无法补充自己对梦问题的文献概述。读者对这个理由也许会非常不满，但对我来说，仍确定无疑。促使我在主题文献中概述处理梦的方法的动机，却因上述引言，使我耗尽了心血；要继续这样下去，会耗费我大量精力，也不会特别有益和具有启迪意义，因为无论是在实际材料上，还是在新观点上，这 9 年间隔对梦的概念都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新见解。拙著问世以来，大多数文献中都没有提及和讨论过。当然，这本书根本没有引起那些所谓“研究梦的人”的关注，这正是这类科学家特有的厌学新东西的一个鲜明例子。讽刺作家阿纳托尔·法郎士^①说过：“博学者不好奇 (*Les savants ne sont pas curieux*)。”如果在科学上有权报复的话，我就有理由忽略这本书出版以来发表的文献。科学期刊上发表的寥寥几篇评论，既充满误解，又缺乏了解，所以我对那些批评的唯一可能的回答就是，请求他们应该再看看这本书，或者只是建议他们应该看看！

在 1914 年问世的德文第四版的补遗中，也就是我发表这部著作第一个英译本一年后，他写道：

从那以来，事态肯定已经发生了变化；我对“梦的解析”的贡献，主题文献已不再忽视。但是，这种新情况使我更不可能继续前面所说的概述。《梦的解析》已经引起了一系列新争端和新问题，那些作者曾经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详细解释过这些争端和问题。而要等到我发展了这些著作的作者提到的那些理论，我才能对它们进行论述。因此，凡是在这些最近的文献中出现的对我有价值的东西，我都要在下列讲解过程中加以评论。

^① 阿纳托尔·法郎士 (Anatole France, 1844 ~ 1924)，法国小说家和讽刺家，1921 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第二章 解梦的方法

一个梦例的分析

本书扉页的引语^①表明，我在梦的观念上比较喜欢传统惯例。我要说明梦可以解析；而已经讨论过的解决梦问题的任何文稿，在实现我的特殊任务中，只不过是副产品。在梦可以解析的前提下，我马上发现自己和梦的流行学说意见不同——事实上是除了施尔纳理论的所有梦理论，因为要解梦，就要详细说明梦的意义，用符合我们精神活动链条中的某个事物，作为具有一定重要性和价值的一个环节，来代替梦的意义。但是，我们已经看到，梦的科学理论根本没有为解梦留什么余地。因为首先根据这些理论，梦根本不是一种精神活动，而是利用象征意义告知心理器官的一种肉体过程。外行的意见总是与这些理论对立，声称梦的过程有不合逻辑的特权。尽管它承认梦不可思议、荒谬可笑，却无法鼓足勇气否认梦有任何意义。出于某种模糊的直觉，似乎可以这样设想，梦都具有某种意义，即使是一种隐意；做梦是用来代替某种其他的思想过程，所以我们只有正确揭示出这个替代物，才能发现梦的隐意。

因此，非科学界总是尽力去解梦，而且基本上采用的是两种不同的方法。其中第一种方法是把显梦看成一个整体，试图以另一个可以理解、在某些方面相似的内容来取代。这是象征性的解梦；当然，在那些梦既费解又混乱的情况下，会一塌糊涂。《圣经》中约瑟夫对法老的梦所作的解释就是这种方法的一个例子。先出现 7 头肥牛，然后又来了 7 头瘦牛，瘦牛吃掉了肥牛，这是象征埃及将有 7 个饥荒年，根据这个预言，将会耗尽 7 个丰年的盈余。

① [维吉尔著《埃涅伊特》第八册 312 行]

大多数富有想象、善于抒情的艺术家^①构想的梦都是这样一些象征性的解释，因为他们在一种伪装下再现了作家的思想，这种伪装正如我们在自己的梦里常常发现的那样。

梦主要关系到未来并能提前预卜未来形态的观念——这是预言意义的残余，梦就是用这种残余虚构的——现在则成了把象征性解释得到的梦意义转为未来形态的动机。

要实证象征性解梦法，当然是不可能的。成功仍然取决于巧妙的推测或完全的直觉，因此解梦自然被提高到了似乎依靠非凡的天赋才能进入的艺术境界^②。第二种流行的解梦法完全放弃了这些主张。这可以称为译码法，因为它把梦看成是一种密码，其中每一个象征都可以按照既定的关键字译成另一种已知意义的象征。比如，我曾经梦到过一封信，也曾经梦到过一个葬礼或诸如此类的东西。我查了一下“解梦书”，发现那封“信”要译成“烦恼”，“葬礼”要译成“婚约”。它现在仍然通过我已经破译的风马牛不相及的东西建立一种联系，我又一次假想这种联系与未来有关。在达尔狄斯的阿尔特尔米多鲁斯撰写的解梦作品里，人们发现这种密码程序有一种有趣的变异^③，在某种程度上纠正了这种方法的纯机械移情性质。在解梦时，他不仅考虑显梦，而且考虑做梦者的个性和社会地位，因此同一个显梦，对富人、已婚男人或演说家、穷人、单身汉、商人具有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个程序中的基本点在于，解释工作并不是针对梦的整体，而是针对显梦的各个独立

① 在诗人 W. 詹森（W. Jensen）著的小说《格拉狄瓦》（Gradiva）里，我碰巧发现了几个编造的梦，这些梦的结构编得完全正确，能够解释，好像不是虚构的，而是由真人做的梦。对于我的询问，作者宣称他不熟悉我的梦理论。我认为，我的研究论文与诗人的创作不谋而合，证明我对梦的分析法是正确的（《W. 詹森的〈格拉狄瓦〉中的热情和梦》第一卷，1906 年）。

② 亚里士多德曾经提到最善解梦者，能最好地把握相似点，因为梦象犹如水中幻影，水动一下，就会变形，因此只有在变形中看出真相的人，才能最好地命中目标。

③ 达尔狄斯（Daldis）的阿尔特米多鲁斯（Artemidoros）大概出生于公元 2 世纪初期，为我们留下了在希腊罗马时代就沿用的最完备、最细致的解梦著作。正如甘珀茨（Gompertz）强调的那样，解梦应重视以观察和经验为基础，而且他在自己的解梦术和其他具有欺骗性的方法之间划了一条明显的界线。根据甘珀茨的观点，他解梦的原则和魔术相似，也就是联想原则。梦中之事意味着心想之事——肯定是解梦者心想之事！梦可能会使解梦者想起各种不同的事情，而且不同的解梦者想起的事情都不相同，这个事实肯定会引起无法控制的任意性和不确定性。我要描述的技巧从本质上来说不同于古代的技巧，也就是说，把解梦工作交给做梦者本人。它考虑的不是梦中发生的事情可能和解梦者有什么关系，而是仅仅考虑有关的梦元素和做梦者有什么关系。根据传教士芬克狄特（Tfinkdjit）最近的记录（1913 年的 Anthropos），东方的现代解梦者好像同样重视与做梦者的合作。他是这样叙述美索不达米亚阿拉伯人（Mesopotamian Arabs）中的解梦者的：“为了准确解梦，最老练的解梦者要从做梦者的所有情况中发现自以为必要的事情，以便进行恰当解释……总之，我们的解梦者不容忽视任何情况，只有在充分掌握和领会想要的问题之后，才会给出满意的解释。”在这些问题中，总是包括与做梦者近亲（父母、妻子、儿女）有关的准确信息，也包括下面这个套话：“你夜里做梦前后和妻子性交过吗？”解梦中的主要思想在于用梦的相反内容去解梦。